

## 試述 “武後真容石刻像” 對皇澤寺佛教的供養作用

梁永濤

中國四川廣元皇澤寺博物館

位於四川廣元的黃澤寺，是中國目前現存的一座極富特色的寺廟，既供佛祖、又祀中國歷史上最推崇佛教的女皇武則天，她與佛祖在寺內朝夕相處了一千多年，因而在千年歷史上其供養與佛教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 一、皇澤寺與佛教的關係

皇澤寺最初是一座佛寺，其始建年代與最初的寺名已不可考。從皇澤寺保存的54窟1203軀的佛教造像來看，其中45號窟開鑿於北魏時期(寬2.96，深3.05，高2.36米)，38號窟開鑿於北周時期(寬305，深2.64，高2.00米)，按南北朝時期一般規律，應該同國內其它許多石窟一樣，開窟在先，建寺在後。那麼第45號窟所鑿形制，又是一中心柱窟，這一受北方中原石窟傳播所影響的一窟，石柱上四面開龕及窟室內三壁開龕，雕出佛像，具有供僧人誦經時禮拜佛像，以獲取《菩薩本行經》所說：“若人旋佛及旋佛塔所生之處，得福無量也”的功德之功能，以及相隔不到10米，規模不小的38號窟，處於同一水平線上，因此可以推斷，這一時期也已有了僧人建寺而從事佛事活動了。而且已致力於擴大寺廟規模，五代《廣政碑》載：“……古老莫傳、圖經罕記”。目前，寺內12號窟唐碑《並口西龕佛閣記》載：“益昌郡城江岸 十裏，有鑿石古龕，龕有釋迦如來像設並諸聖賢。為侍禦之儀，良……則……聖唐貞觀二載(628)，郡守武都督楊夫人，靈異如響，逮其……居諸而……聖儀容……為風雨所侵。我太守北平公於……舍淨縉……勝因，命良工……水……一方之……榮，大唐寶曆二年(826)歲次……”碑文表明，初唐太宗貞觀年間，皇澤寺已由武則天父親在利州都督任上雕鑿佛像，而唐敬宗寶曆二年時，此處名為“西龕”。另有38號窟門外拱北上方所存題記“麟德

二年(665).....過江同遊此寺”，據此可以推斷唐高宗麟德年間，已有人西過嘉陵江而遊此寺，其寺也至少建于初唐。那麼，此寺從始建之日，它應該是一個佛教僧侶、信眾活動場所。只是，現在已難以知道當時的寺名。

## 二、皇澤寺與武則天的關係

“黃澤寺”這個名字，與武則天有密切的聯繫。那麼“西龕”究竟何時稱名為“皇澤”呢？據《元豐九域志》記載：“利州都督武士 生武後於此，因賜寺刻其真容”。武士 ，是隋並州(山西)文水人，以販賣木材致富，唐高祖李淵行軍汾晉，每休止其家時，接待極為周到。李淵為太原留守遂引為行軍司鎧。舉兵攻隋時，又任為大將軍府凱曹，繼後以功拜光祿大夫，封太原郡公。武德中任工部尚書判六尚書事，進封應國公。貞觀初為利州刺史。貞觀元年拜利、隆、始、靜、西、龍六州諸軍事、利州(廣元)都督。武澤天生於其父任職利州時。明廣元邑令陳鴻恩《皇澤寺書事碑記》雲：“皇澤寺相傳為武後創，其偏祀其像雲。。。。考志，武士 當時為利州都督，或者後生其時，後修其報耶，今是有則天鄉是已。”清乾隆《廣元縣志》“武後秉政，建皇澤寺”。“寺已前有，則天複修，故名皇澤”。1954年皇澤寺大門附近出土有五代後蜀孟昶廣政二十二年(959)的石碑，碑首題為《大蜀利州都督府皇澤寺唐則天皇后武氏新廟記》，是目前最早見“皇澤寺”的文字記載。可見，因為武則天而命名為皇澤寺是在唐敬宗寶曆二年至後蜀廣政二十二年之間，即公元826-959年之間。此後，皇澤寺的盛名就和武後真容像一起成為利州的聖地。南宋時一度名“金輪皇帝廟”，甯宗嘉定年(1215)，改為“順聖皇后廟”。其聲名的顯赫，遠遠超過原來的佛陀。

由此可知，武則天由於出生於廣元，她的做皇帝及“刻其真容”，使皇澤寺的功能和內容已由單純的佛寺引申出更多的內涵和意義。

### 三、武澤天與佛教及其所產生的供養作用

正是有了佛教因素(佛像、僧人、相關建築)和武則天因素的客觀並存，使得皇澤寺的供養已不僅僅是對佛祖的供養，也使得皇澤寺這座佛寺，比廣元市其它佛教聖地(如隔江相望的千佛崖)更加有俗緣和多渠道的發展。他們之間的供養關係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共同造就皇澤寺的長期繁榮。而武則天像這時在皇澤寺對佛教供養方面所起到的極大作用，主要有三個方面：

#### (一)政治轉化

佛教的學說和目的，集中在善德福業，寺廟和比丘是實現的必備條件，而如果現實生活中沒有帝王的支持，是無從生存和發展的。另一方面世俗的帝王依托佛教獲取政治目的，也是非常有利而實際的。

武澤天稱帝，佛教僧侶曾大造輿論，不遺餘力，《大雲》、《寶雨經》為其制造依據。連武則天自己也說“聯曩劫植因，叨承佛記，金仙降旨，《大雲》之偈先彰；玉宸披祥，《寶雨》之文後及。”力圖證明自己的天授身份和佛門因緣。

皇澤寺內，武後真容像是頭戴寶冠，半臂披錦，雙手著禪定印，結跏趺坐的比丘尼裝扮，這也示意其彌勒佛轉世的含意(圖 13.2)。另一方面，正是由於皇帝這個社會最高統治者，對佛教的尊崇，使得此前道教盛行的初唐社會，重新燃起了對佛教的狂熱。史載，天後時期，朝廷特重佛法，詔仍令僧尼位道士女冠前，敕天下斷屠釣者八年，斂天下僧錢作大像等等。這種時尚，帶動了社會中尚無信佛之心的人們，去認識佛法的神力，開始被佛所吸引而“歸心彼岸”，從而使舊的信徒，更加堅定佛教信仰，並產生大批新的信徒，給寺廟的精神變物質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 (二)物質轉化

建立了信仰的信眾，要進行有關佛事活動，建立功德除燒香、拜佛、頌經、供奉佛像，還要資助佛廟、僧侶的日常用費，維護或

興建寺院，這就是信眾思維與存在、意識與物質所產生的關係的具體的體現。武則天對皇澤佛教供養所起的作用，也就顯而易見了。一九五四年出土的“廣政碑”，給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實物資料(圖 13.1)。該碑是長方形黃沙石石碑，兩面題刻，正面碑記為駢文，由當時昭武軍節度使李奉虔所立。碑陽自左至右豎書 29 行，現行存 26-27 字；碑陰自左至右豎書 25 行。全碑凡遇“天後”和“後”字都提行頂格，遇敬語則空三格，對武後尊崇備至。

從碑陽可知：在唐五代時期，武後被當地人當作神靈供奉，她既是寺廟的載體，又是祀廟的主體，“期間以水旱災之事為軍民祈禱於天後之廟者，無不響應”。李奉虔因舊廟“地勢敬斜”等原因，於是，“興棟宇俄就”。在原來之廟基礎上，擴建神廟，建“殿四間，對廊四間，並兩廊別塑神像。”

碑陰較詳細地記錄了武氏新廟規模、所置田產面積、地界、經費收支，信眾所供奉於該廟的物具等。可以明確，廣政二十二年的建廟之舉，完全是為武則天的原因。從曆史及廟內容的涵蓋面，以及唐代寺院組群布局的特點、現存皇澤寺當時石窟規模布局的情況，可以推測，武氏新廟僅是寺院中的院落之一。所以，皇澤寺從根本上來說，它首先是佛廟，武則天在此僅占一席之地。但是由於上述(一)的因素，而這次歷史上較大的建造皇澤寺的供奉活動，對佛廟起到了極大的作用，使皇澤寺這座佛廟因為武則天的原因得到了很大的實惠。包括六十多畝田產，由莊戶耕種，他們只納兩稅，減免了其它雜邑差役。碑文並沒有說明新廟有其他俗人進駐管理，寺廟的掌握權和財務的支配權，仍是佛廟的居住人員，地方官員對皇澤寺如此優渥的待遇，更大程度上包含對武則天這位神話了的女皇帝的尊崇，是寺廟，也是祀廟，在這裏對皇帝、神明和對佛祖的膜拜已完全融為一體。或者說，在佛寺的形式中灌注了對神權和皇權的崇拜。這種情形在中國雖不多見，但卻充分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多神並立及相互滲透的兼容特征。

### (三) 民俗活動的轉化

唐宣宗大中五年(851)，詩人李商隱從長安赴梓州(今三台縣)經過利州(唐時廣元的稱謂)時，在今廣元嘉陵江皇澤寺下段寫了《利州江潭作》詩篇，並特地在題下自注：“感孕金輪所”。這不僅為武則天出生於廣元提供了證據，而且道出了在唐代就已流傳，武則天的母親楊氏遊“江潭遇黑龍感孕”而生女皇帝的故事，至宋明更有史料說：“後母感遇黑龍娠後”。“江潭”即指黃澤寺下經流的嘉陵江段。這裏河床深厚，水流形成了一個較大的回水潭，所以被稱之為“龍潭”或“江潭”。李嶠在《樊龍台碑》中特大書“白氣流而聖人感，黃河清而聖人生。。。。。漢曲圖象，江沱立祠，存流美化，沒有餘思”。所以在武則天死後，即有廣元的“正月廿三、婦女遊河灣”的民俗。這一習俗相傳為武則天的會期(或生日)，此習俗自古流傳至解放初期，直到公元1985年與本地商品交流相融合方改為每年九月一日為“女兒節”。歷史上，“正月廿三，婦女遊河灣”的具體活動內容是：每年這天，廣元當地所有婦女，皆收拾裝扮後，去皇澤寺江邊(江潭)結集，舉行盛大廟會，在“江潭”一帶劃舟競渡，觀看戲曲，到皇澤寺武則天真容像前舉行一些祭拜活動。這些行為都是參與祭祀的人們通向神靈的路條，當然免不了在佛像面前上香、祈求，為寺廟提供相關物品和繕修翻新、補置器用的資金，此時佛寺與女皇帝祀廟，在人們眼中早已是合二為一。即：佛寺等於祀廟，祀廟即佛寺。

“祀廟”在民衆精神及生存需要之中佔有特殊位置，它有一批特殊的信衆。“婦女遊河灣”的這一活動，也是崇祀武則天的民俗活動，但這種極具精神化的活動行為，最終還是達到對佛教的供養。

從上面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由於特殊的歷史機緣，皇澤寺已由一個佛教寺院衍化而成為集皇帝與佛陀雙重意蘊的文化載體，而這一載體，又由於武則天本人的性別特徵和文治武功，

而具有更多激發人們想象力的文化內涵 和神秘意味，因此在她死後的較長歷史時期，其“真容石刻像”對寺廟的佛教供養直接或間接地獲取了更多更普遍的好處。這一文化現象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是少有的。然而其中所涵蓋的文化傳統、宗教信仰以及中國人民族心理卻並不陌生。以此為個案，可以從中剖析出中國傳統文化中許多極富代表性的性格特徵。

注釋：

① 益昌郡：玄宗天寶元年，改利州 為 益昌郡。

② 見《大唐新語》

③ 見《攀龍台碑》

④ 見《華嚴經序》

⑤ “廣政碑”即《大蜀利州都督府皇澤寺唐則天皇后武氏新廟記》碑的俗稱。

⑥ 見郭沫若《武則天生在廣元的根據》（ 1961年5月28日《光明日報》）

⑦ “廣政碑”碑陰文附後

“廣政碑”碑文：

則天聖後新殿並買置常住莊田，集用家具一物已上等具列如後。

一今特使錢壹佰伍貫伍佰伍拾文除並列支捐貳絕價於則天壩  
 白沙裏姓高思全口口 丿 鬥三勝稅米肆鬥肆勝小豆肆鬥禾草肆束肆  
 斤口 丿 目稅色並集用家具一物已上並已備錄貼過本口口 丿 山壩壹  
 段計三拾貳畝 丿 東接水溪 為 界接石蕩溪 為 界西至雍公壟後面土口

口 一 壩田三契合 爲一段三拾畝 一 南畔與賈進口地連界從東畔河岸  
一直量至西畔任洪集廣口周地連界口本一 一 西畔何口地界一直量  
至河岸 爲界計七十五丈 一 一契使錢柒伍貫文省除于白沙裏姓高師  
全處絕價買出口 一 一契使錢壹佰伍拾貫伍佰伍拾文省除于白沙裏  
百姓俠景重處絕價買得壩田壹段計 一 一契使錢壹拾貫文省除于白  
沙裏婦人何黃處絕價買得壩田段計肆畝半三口口 一 一集使家具等  
一 紅羅帳壹口都計壹拾貳疋共三拾貳幅，渡金熟銅香爐壹口口口  
件 一 黑立櫃壹朱漆書案壹張 一 朱漆硯臺壹小油盡口予壹拾伍只並  
口口 一 金漆卓子肆隻五水大鍋兩口 一 口口壹幅口上口朱漆口子壹  
佰片 一 若件所創起立 一 則天聖後殿舍肆間對廊肆間挾廊兩間計壹  
拾間並門外第一重門屋壹間挾舍兩間口則天聖後常住所有莊內戶  
人等除供納兩稅外請州縣鄉社放免雜邑羌徭並住持僧 一 廣政二十  
二年九月六日 一 昭武軍節度使管界邊諸寨屯住都指揮使北路供軍  
糧處使檢校太傅李奉虔。